

孔子家語
何氏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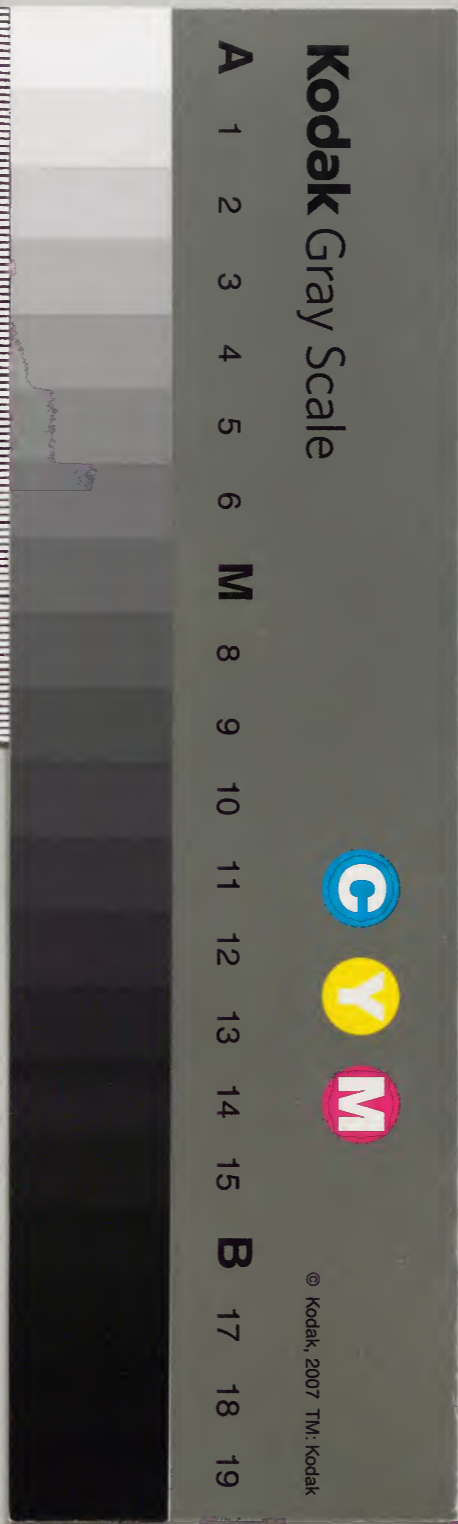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三	〇	八
一	七	〇	八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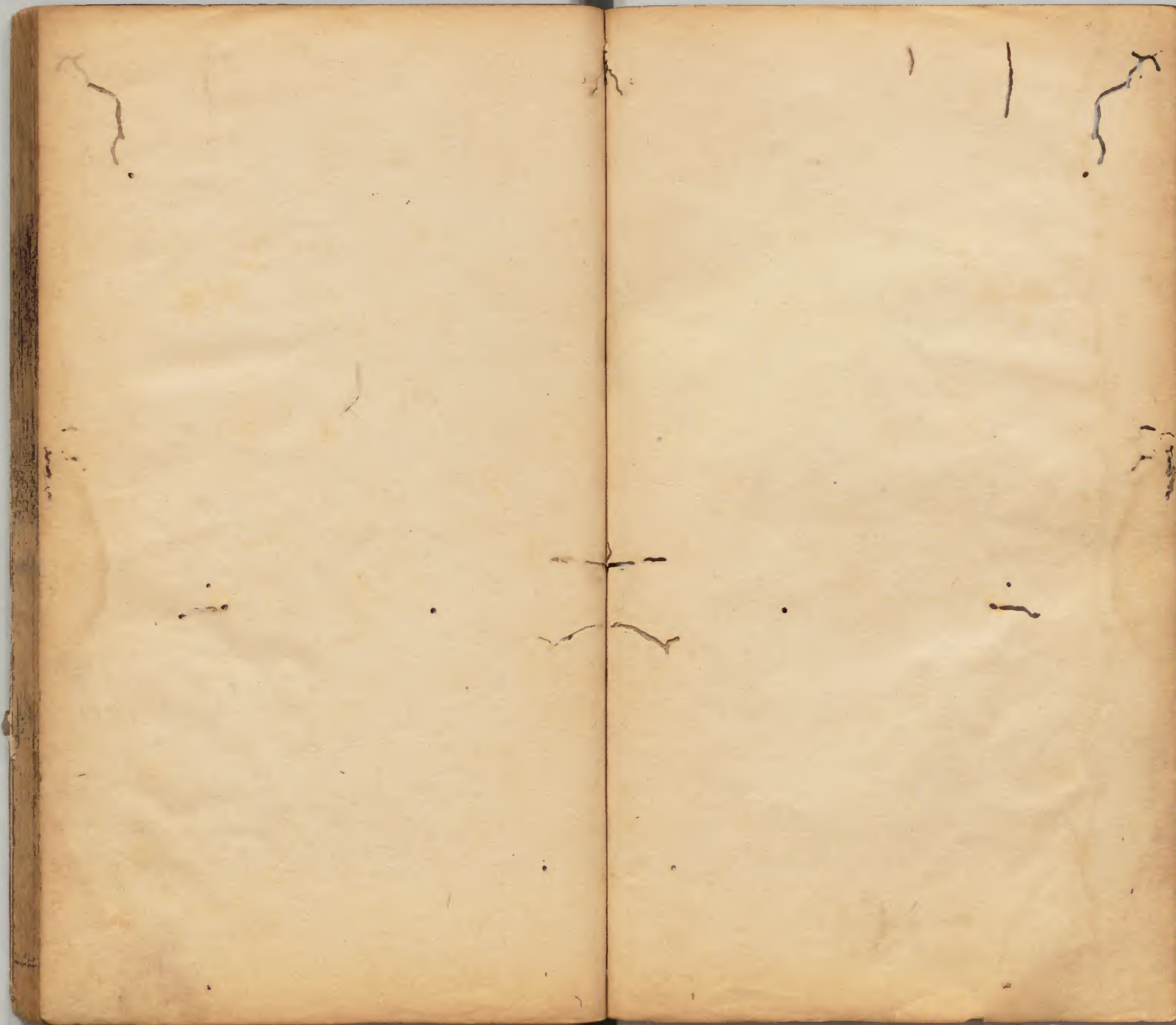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九	三	〇	八
一	七	〇	八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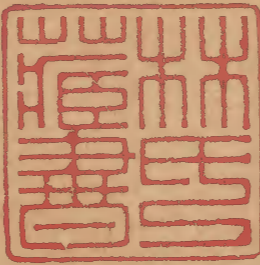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08
冊數	4 (4)
函號	298 28

共四
儒象一號

七八止







孔子家語卷之七貞集

淺草文庫

後學柳陽何孟春補註

聖府永明書院校刊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即位

邾今兗州邾城地隱公名益定四年即位

將冠

冠者成人之服禮男

子二十加冠於首也

使大夫因孟懿子

魯何孫何忌

問禮於孔子

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

世子諸侯之適子也冠一作禮冠於阼階主

階以著代也

顯其為主人之次也

醮於客位

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在阼階之間

加其有成

於阼階而期之以賓是加禮於其有成之人也

三加彌

尊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導喻其志冠三加而彌尊所以導引之使喻知

益大其志以求稱也考之冠禮不特冠彌尊而衣履亦莫不然祝辭醮辭皆有進焉無非以導喻其志也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古者童子無字貴亦名之而已冠而後實字之以字以成人之道

故敬其名也雖然古人之字不獨以敬其名而伯仲之序在焉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儀禮賈疏二十為

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記孔疏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

呼伯仲也孔疏為是或謂五十為大夫云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

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也記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緜也孔子曰吾未

之聞也冠而敬之可也適子冠於昨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

名也接下委貌行冠事必於祖廟冠者嘉事之至重周道也云云

行於廟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神也享祭獻先君將行禮也

也以金石之樂節之鍾磬為樂之節設享奏樂人冠也

時年十二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若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

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兆處之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所以自卑而尊先

假鍾磬焉傳曰禮也此事可證矣所以自卑而尊先祖所出示不敢擅也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也

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

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以為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

冠者成人之服未有尊為人君懿子曰然則諸侯之而又換冠以為成人之事者也

而

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主喪

於任成人之服矣與人君無殊也其國則已尊矣懿子曰今邾

君之冠非禮也是時邾君已先為冠其矣有疑而後

謂邾君之冠非禮也以其不問焉懿子聞夫子之言而

如夫子之所言也一作乎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

也夏之末造也言夏末世所為也夏已前其如何記

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也

夏之未造也繼之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

貴者也繼世以為諸侯象賢也是言天子之元子其

冠猶士禮也何諸侯冠禮之有諸侯世子用士冠禮

則諸侯冠禮如有自來矣今無譏焉邾君之冠非禮

世子之冠明矣天子冠者因論諸

造也當時諸侯之有冠禮其必異天子冠者侯冠而

於夫子所言如世子之冠者矣

上及天子崩墜之形天子曰崩在民上也成王年

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周天子之政以治天下一本

有明年夏冠成王而朝于祖廟以見于諸侯周公使

祝雍祝宗廟之官作頌命之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

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親賢

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令善王始加元服元大

王幼志服袞職天子龍袞故曰欽若昊命欽敬若順

有成六合是式六合上下四方是率爾祖考脩文武

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說苑成王將冠周公使祝

子子家語

卷七

二

雍曰使王敬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於此始成王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為王
卿為賓饗之以二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
朝服於祖廟曰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禮與上
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于元服去爾勿忘
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懿子

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哱夏收一也

三代冠者時王所制以為三加之冠者也弁名出於
槃槃大也哱名出於撫撫覆也收所以收斂其髮也
形制無三王共皮弁素綉素為纓稱冠色也按記綉
所考則併冠服而言之服十五弁布為之白與冠同
以素為裳辟積其要中故曰素績三代皆以此為再
加之冠服也說苑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東射以
自中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
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
如少嬉戲隨慢之心而行衍於廷德脩業之志是故

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脩德外被禮文所以為
成人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績百王不易既以脩德又
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嚴
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委貌周道也

章甫殷道也母牟追夏后氏之道也
委貌章甫母

三加始加之冠也皆曰道者先王制禮之道寓焉其
形制有不同也委貌文冠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
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外發聲之辭母追猶推也
以其形名之郊特牲此節在周弁殷哱夏收前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
祀公于郕而

靈公也文子公子郕之子
郕靈公之子襄公之孫
使子羔訪於孔子
子羔出

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
禮諸侯不敢祖
天子大夫其可

祖諸侯乎朱子曰先儒謂魯亦有文王廟左氏載鄭祖厲王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於私家皆無理會處吾弗知非其大夫意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

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者分地建國置都立

邑分建置立設廟祧壇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

數惟建置有大小尊卑之分故設祭有親疏是故天

子立七廟三昭三穆左為昭右為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始

曰太廟太蓋統七有一壇一壇七廟外又立壇壇各

壇曰考廟父曰王考廟祖曰皇考廟祖曰顯考廟高

曰祖考廟始皆月祭之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爾

遠廟為祧有二祧遠謂二昭三穆親盡當遷者二

太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穆之祧享嘗乃止昭穆

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藏於武世室不與月祭但以四祭之先儒不考乎此以祧為

廟之二而謂文武廟為二祧止於享嘗而致辨焉誤

矣去祧為壇受祭而祭之於壇去壇為壇不得於

祭而祭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祭之於壇壇必

之於壇然亦去壇為鬼去壇則祈禱亦所不及故但曰鬼

不祭也朱子曰古制不可曉禮說堂後一架為室蓋甚窄

未辨乎此去祧去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諸侯太祖始曰祖考廟蓋統五有一壇一壇

子一

卷之七

五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於天子也

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四時祭之去祖為壇去壇為墀

高祖之父雖遷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所祈禱則去祖而祭之於壇高祖之祖則去壇而祭

之於壇也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大夫立

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太祖始爵者也曰皇考

廟蓋統三廟言之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

廟享嘗乃止始爵者為會祖則為皇考廟始爵者為高祖以上則為始祖廟顯考無

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祖為壇去壇為鬼已上祀王制祭法中竊疑是此分析而互載之而此一節祭法作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

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與而無所謂

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者不相入以禮意推之家語為是朱子所謂古者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之

本於此而今解禮者乃曰大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適的士上七二廟曰王考廟

吾不知其何所見也蓋統二廟言之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

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

二朝士無封爵但親其祖考而已朱子曰古者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如適士二廟各有門堂寢各三間

是十八間屋今士官師為一官之長者一廟曰考廟

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祖禰共一廟祭之朱子曰劉歆謂三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為七文武之宗不在數中蓋周自武王克殷即增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

通遷至懿王時則文王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
 一廟於三穆之上謂之文世室至孝王時則武王親
 盡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
 武世室周禮建思之神位左宗廟其制在中門外之
 左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左昭右
 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
 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通
 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
 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大略如此今以諸侯之
 廟明之太祖在此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太祖之廟始
 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一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
 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
 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
 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日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
 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析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朝
 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主則遷於東廟東廟西來
 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
 太廟之室中則惟

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者取其嚮明故
 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
 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
 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
 六世之後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二世祧則四世遷穆之北
 之北廟六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
 廟七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
 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
 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
 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矣廟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
 不以昭穆為尊卑五廟同在都宮昭常在左穆常在
 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
 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裕而會於一室
 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
 無所易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
 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
 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
 大夫也天子之山節藻稅復廟重檐諸侯有所不待

為諸侯之黜聖斷釐大夫有所不得為大夫之倉楹
 斷掃士又不得為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
 則其制不得而殺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
 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
 者是以不得而降也又曰玉制祭法 廢士府史廢人
 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王制為是 廢士府史廢人
 無廟死曰鬼王制作廢人無廟祭於寢然則死曰鬼
 祭於寢固其宜也已上祭法同或問三年之喪上下
 同之今廟制則既殊矣孝子之所以求報於先人者
 而有上下間焉豈各親其親之義耶公羊子曰此自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喪祭之所為分也此自
 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不毀者公羊子之所謂
 始封必為祖則所謂皆不毀者大夫之祖皆在其
 中而四世之後所祭於壇者其所遞遷之主明矣

辯樂第二十五

子路鼓瑟

瑟包犧所造舊本作琴今從說苑改正

有北鄙之聲

鄙邊地論語由

之瑟奚為於

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

夫先王之制音也

奏中聲以為節

中如當中之中樂奏中聲以為節爾

雅和樂謂

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

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

音溫柔而居中以養生育之氣

養涵養也

憂哀悲痛

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淫荒之動不存於體也

說苑作不

加乎心不

乃所謂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小人則不

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亢厲一作厲而微

未以象殺伐之氣亢厲者溫柔之反微未者居中之反象肖似也和節中正

之感不載於心也温儼恭端之動不存於體也說苑作不

加乎心不存乎體乃所以為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昔者舜

彈五絃之琴神農造琴琴本五絃今七絃者周時所增也造南風之詩絃

之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南風曰薰風薰和也可以解吾民之愠

兮叶紂南風之時兮以時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叶前

厚也豐也南風長養萬物按南風之詩與尸子載同而鄭氏注樂記云其辭未聞豈此非其古與抑鄭有未考與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尸子雜說不可取證大抵南風孝子之詩舜有孝行故以此五絃之

孝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此詩今無或乃以

為今凱風者亦非矣樂府詩曰反彼三山兮南嶽嗟

天降五老兮迎我來歌有青龍兮出自于河負書

命幽洞微鳥獸瞻仁兮鳳凰來儀凱風自南兮喟其增嘆此殆又後人所補為者唯脩此故

其興也勃焉勃與起貌德如流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殷

紂好為北鄙之聲史紂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樂其廢也

忽焉忽焉其廢之遽也至今王公以為笑夫舜起布衣積德

含和說苑舜以匹人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終以帝說苑作而紂

為天子好慢荒淫剛厲暴賊而終以亡說苑作非各

所脩之致乎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醜類也

乙

會無意於先王之制而又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其
 六七尺之軀哉言必不得其死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
 之罪也小人不能爾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
 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由喜
聞過於此可見然見義未真他日仕衛竟死其難哀哉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記古
之君子必佩玉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子無以故玉不去身此貴玉之謂也珉石之似玉者記作璠為夫玉之寡而珉之多乎孔子曰惡

音賜是何言也夫君子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
 寡故貴之也荀作夫君子豈多一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昔者君子比德
 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質色溫潤澤似仁也績栗而理智也績與緻同栗堅貌一作理以智者處
事堅曰又有文理也記作績密以栗堅剛而不屈義
 也剛直不屈廉而不剝行也剝傷也雖有廉稜而不傷物似有德行者不傷害人
記無上堅剛而不屈義也垂之如墜禮也以爲佩則句而曰廉而不剝義也
似禮之折而不撓勇也摧折之而不撓屈叩之其聲
 清越而長叩與扣同越揚也其終則詘然樂也詘絕
樂止如葉木其終詘然樂之息也荀作其瑕不掩
止輟然亂也謂如亂辯聽其言畢無繁亂也

瑜瑜不掩瑕忠也

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瑕瑜不相掩似忠者不匿其情也荀作

瑕適並見情也

孚尹旁達信也

孚信尹正也孚尹旁達者玉之所禀烈火不變其質有似

於信也

氣如白虹天也

玉之在處寶氣上騰精神見於如白虹然玉之天也

山川地也

精神發見山輝川媚此藏玉之地也

圭璋特達德也

為圭為璋特達

於廟朝之上以對天地四方以臨百官以宰萬民此玉之有近於德也

天下莫不貴者

道也

人之可貴莫貴於道物之可貴莫貴於玉天之可貴莫貴於道也

珉之彫彫

彫飾文采不若玉之章章

素質明著詩云言念君子

溫其如玉

詩秦風小戎之篇

故君子貴之也

引詩以見君子比德於玉而貴

之也荀作此之謂也已上見記射義篇說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也

而不撓闕而不淫廉而不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

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

智焉近徐而剛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

不淫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

必見之於外者○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先王德以同風俗國豈異教哉觀其為人也此四字竊疑

其人而可知其教之得失也其為人也

在上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詩含美刺而疏通知遠書教也

也書紀治古禮記易去聲良樂教也

樂能和人樂和之際絜靜精也

政事之迹易無思無為聖人以恭儉莊敬禮教也

此洗心退藏於密春秋言約而意隱使人重於

心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教之春秋而為之聲善抑志是時夫子未作春秋蓋
 春秋自周史之法也夫子脩之皆因其策書義之所
 在時加增益焉耳猶詩書詩之失愚失季之者失也
 樂易禮之前已有教也詩之失愚失季之者失也
 而不知以書之失誣務疏通其治迹而樂之失奢務廣
 意逆志不知易之失賊務繁靜精微而不禮之失煩恭
 良而有節易之失賊務繁靜精微而不禮之失煩恭
 和之有節易之失賊務繁靜精微而不禮之失煩恭
 發莊敬而不知春秋之失亂務屬辭此事而廢賤過
 時中動自紛擾春秋之失亂務屬辭此事而廢賤過
 失不善季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
 者之罪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
 矣下記作也同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
 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繁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
 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

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此善季者之有得也教非
 失則以深究其理與不能深之故也先王以省方觀
 民設教入其因其教豈不各有在乎自詩之失愚至
 此言其教之可知也已上並見經解天有四時春夏
 篇此下云天子者與天地參云云
 秋冬記作春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春夏秋冬天之四
 時之所有者其用不同而地載神氣吐納雷霆雷
 於成物何莫而非天之教乎地載神氣吐納雷霆雷
 霆流形萬物露生記作神氣風霆風無非教也載承
 霆即地所載神氣於吐納間見之易曰雷出地奮又
 曰雷入地中雷霆屬於地也月令二月雷乃發聲九
 月雷始收聲出入發收即此吐納之謂雷霆之下蟄
 虫起振百穀草木皆甲拆易所謂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也成物之博如此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聖人德備
 何莫而非地之教乎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聖人德備



志兼地之神氣易所謂寂然不有物將至有物記其

兆必先其兆記作有開中庸見乎者龜動乎四卦禍

至誠前知孟子所謂天民之先先也朱子曰禮記却

是家語有物訛為者欲其兆訛為有開故者下目亦

似有開上門亦似兆若說者欲則又成不好底意已

川出雲是故聖人之教與天地參聖人既為天民之

發於詩書樂易禮春秋其造物之功一也而有失之

愚誣奢賊煩亂者蓋殫胎殪卵腐枝敗幹傾者當覆

顛析之兩處中間字句少有異同漢儒其亦不善於附會者矣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而不能有益

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節當礪不當

未有能正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

行已期於必達君子能盡其在我不能必其在人中

於必達哉此記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謂可

言者之失也於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速孔子也此曰屈伸豈亦仕止久速之謂耶故屈

節者所以有待節不當屈曰所以有徇於人也求伸者

所以及時謂及時行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受窮

而在志達而不犯於義進以孔子在衛哀十一年孔

聞田常將欲為亂常齊亂臣田而憚高國鮑晏齊大夫高

張國伯高父鮑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會諸

弟子而告之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不可不救

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屈節應前言記者於是乎陋矣二三子

誰為使史記父母之國下作國危子路請出孔子止

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

行至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之過矣

史君之伐魯過矣夫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

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越絕書其君愚而不仁其大

臣為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

不若伐吳吳王夫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甲堅以

新士選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

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

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

夫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

君三封而三不成者事無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又

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是時鮑晏

破國則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

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

史作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也下與大臣交爭也如

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

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

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使主孤立而已田常曰善雖

然吾兵業已加魯矣業猶但也去而之吳大臣疑我

奈何子貢曰若緩師史作按兵無發吾請往見吳王吳王夫差令

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

見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

重加銖兩而移權易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

私有與吳爭疆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

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疆晉利莫大焉

不存亡魯實困疆盡願王史有不疑也吳王曰善雖

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左傳襄元年吳王敗於越越

王名勾踐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

伐越而聽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

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為齊所有且王方以存亡

繼絕為名存亡國繼絕世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

繼絕為名存亡國繼絕世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

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不窮苦其小者智者不失時義者

不絕世吳越春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立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

存越示諸侯以仁不窮約救魯不絕世伐齊威加晉國不

誰不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猶惡

也臣請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

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

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

之越絕書子貢曰吊君故來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為鄰今大夫之吊孤之福也孤敢不

聞其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

說乎

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

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

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

患也越王頓首首至地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勾踐父允常內

不量史作孤嘗不科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

夜焦唇乾舌徒欲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復

讐則死無恨遂問子貢問計安所出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群

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音朔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

內變子胥以諫死史記索隱謂家語無子胥以諫死今本不知何人所增殆非小同

馬之所見者矣是時子胥未死而吳越春秋亦有子胥正諫以忠君其言以為國其君死而不聽之語好

事者繼說承太宰嚭用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註頁舛而為之也

君之遇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及其殘亂而伐

也治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佐之伐齊以微劫其去激射

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

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共攻

之於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

必矣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此句又記者之

謂屈節以來其伸語今史記等書並無之此書所載

豈孔安國之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二十四

所撰次者乎二矛建於兵車長丈劍一良矛二共越春秋作馬子貢不受遂行報吳

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

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

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

敢忘何謀之敢慮不敢復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

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

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

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

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
 甲二十領鉄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
 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
 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
 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
 乃遂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音
公名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音促兵不先辨
辨同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
謂吳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且君大

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

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艾陵或謂吳邑今豫

也章艾縣非齊地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左傳哀十一年

至於於癸中軍從王秉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

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

下軍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

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

車八百乘而不歸不返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

池之上黃池衛地今陳留封吳晉爭疆左傳哀十三

公吳夫差於黃池將盟吳人曰於周堂我晉人擊之

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江襲吳潛師去城七里而軍

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

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

而霸越在東故云左傳黃池之會无晉擊吳敗吳師

年越事是年越入吳七歸與越平越滅吳則在哀二

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已上史記益

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數矣一不彼伐安能存哉田

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

能破哉四御擅權晉以衰弱脩兵休卒安能強哉越

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亂哉十年之中魯齊晉

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晉

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晉

之初願陳恒弑其君孔子詰討之聖人豈亂人國者

以存父母之國非孔子之心也此而可為則若強

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

言哉此篇曰節節失所以為名矣子路之問孔子之

引緒耳觀篇中吾欲節節於山常以故魯及聖人所

謂節節味其伸者之言可知矣然則子貢之事亦豈

其真也哉好事者為之而後人轉相附會如國語越

絕書吳越春秋史記皆彼此失聲飾事以誇多耳子

貢之在聖門以言語稱孔子謂其言而中多言而已

而何至是果若是則子貢乃真口舌之人傾覆之徒

至事已矣而後責之又何以為孔子哉左傳載越滅

吳在哀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而此又有孔

子吳亡越霸之言其妄不假辯矣然則子貢全無是

子言非不辯吾所欲者地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

子言非不辯吾所欲者地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

子言非不辯吾所欲者地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

魯夫子貢使齊或有之而非夫子使之也子貢未嘗
之吳之越之晉也然則韓非之所記頗可信歟吾從
其理之可
信者耳

正論解第三十八

孔子在齊時年三十齊侯出田齊侯景公田獵也蒐苗獮

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旌不進折羽為之旂車載旌

象文德也左公使執之對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

招大夫孤卿所建故也弓以招士詩翹翹車乘招我

也方故皮冠以招虞人諸侯服皮冠以田虞臣不見皮

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

官若招當往道之帶也君子躡之躡是也柳宗元曰

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也夫官所以行道而

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也是非聖人之言傳

之者○孔子覽晉志也晉趙穿弒靈公趙穿大夫

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及晉境上山聞弒而還太史

書曰趙盾弒其君董狐以示于朝盾曰不然史曰子

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正卿當國任

與聞而臣之罪當先問者亡不出境以與弒君謀者

偽出以逃惡名返不討賊似已先受意於人欲人之

一
二
三

成乎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詩

風雄雉籥懷思詒同貽感憂也詩作阻盾引之以明

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書史法不隱惡趙盾

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為史法受惡名情也越境乃免上已

左傳同此言左傳載之或疑非孔子之言也奸臣令

人執君身越境而還其無罪乎曰本文越境乃免謂

罪也越境可以免罪則討賊者之可免罪在其中矣

亦得以免罪乎君子惡夫迹之近惡者無其惡而有

其迹罪終不可釋也此夫子之有惜於盾也然則盾

不與聞乎故者微靈公之立非盾意也公既長所以

積憾於盾有不在干驟諫者盾蓋覺之而私樹黨焉

當日之事提爾明靈輒為其耳目附股不偶然也穿

也○鄭有鄉校萬二千五百家為鄉校之士非論執

政柄執政之臣專黷明欲毀鄉校大夫黷篋字然明劉

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

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

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也彼

所議於我吾聞為國忠善以損怨也忠善盡心為善不

有益也聞立威以防怨毀校即防怨譬之若防水也左傳作

止然猶大決所犯傷人必多防水止於一時久必大

卷之七

卷之七

十一

多以喻防怨之終有害也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之順其勢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人言不可止不如吾聞而以之

年鄭子皮授子產政明年駿明欲毀鄉校子產時在

位故為是言國語周厲王監謗者國人莫敢言召公

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

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是以事

行而不悖夫民愚之於心而宣之口成而行

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子產之論出於此駿明曰

箴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

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孔子聞是言也曰吾

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孔子生襄二十

蓋長而後聞之也韓退之不毀鄉校頌曰我思古人

伊鄭之僑以禮和國人未安其教游於鄉之校衆口

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

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

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

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

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鄭子產有疾謂

子太叔游鄭大夫曰我死子必為政政執國唯有德者能

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

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玩一作翫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

卒左傳疾數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

人於萑音荇音之澤於澤劫人物盜太叔悔之曰吾

早從夫子必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

盜少止此狎而玩之則多死之驗也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

慢湯慢則亂之於猛猛則民殘傷殘則施之以寬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寬以濟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

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民勞篇云

民勞甚矣庶幾可少安之人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四句同前詩詭隨不顧

東意憐憫也明天之明命也詭隨者必無良之人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兩句亦前詩柔遠而撫之也平

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

是適詩商頌長發篇言湯不競強不綈綈不剛和之

至也子產之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孔子與

子產相友如兄弟及聞其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遺

有餘愛在民也在傳載此在昭二十年或曰聖經無

猛字此篇之言殆未必實夫居上以寬為主猛誠非

所當事夫子不曰施之亂之云乎寬則可施也而猛

不可施則少亂之而已夫子之謂猛蓋承子產之言

及之子產之謂猛抑豈後世剛暴酷疾之為不過欲

飭紀綱嚴法制使民知森然其不可犯而或犯之者

則亦其不可脫耳子產而尚猛如後世之為○哀公

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益下諸本脫宅

字下同不祥謂妖異不利人也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身叢怨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家道不和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國非老者不教不教訓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風俗流於薄惡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天下有必亂之道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詩小雅小宛篇儀威儀又復也不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吏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怒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唯曰吾欲益宅而吏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唯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

不祥也也嘗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公跌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蓋一事而得有市西之異孔子及宰折唯所言之不西益俗說西者為得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益者禮記南向北向西方為上爾雅曰西南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而豈能獨吉乎

孔子家語卷之七終

孔子家語卷之八

子貢問第三十九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

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

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而不正

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蓋群臣之禮論語所謂謫

事也

夫子作春秋云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僖二十有八年冬公會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下王狩於河陽左傳是會也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

也穀梁傳天王守於河陽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曰陽山南曰陽

孔子家語

溫河陽也史記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力未能
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文王狩于河陽任申遂率
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
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孔子在

宋見桓魋宋司馬自為石槨一年而不成功多故夫子愀

然曰若是其靡也心乎後矣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非

欲速朽而曰不如速朽不顧傷財冉子僕冉有為夫子御僕曰

禮凶事不豫預先備也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

也之迹謚定而卜葬既葬而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

也也王制六十歲制七十制八十制九十制十月制十一月制十二月制

况自為之哉南宮敬叔以得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

公衛靈請復之載其寶玉以敬叔欲行賂夫子聞之

曰若是其貨也心乎利矣夫位去國喪非欲速貧而曰夫不若速貧之愈也喪

若速貧之愈夫之惡其告也夫子游侍曰敢問何謂

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厚積不散敬叔以富喪矣

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謝

也也而後循禮施去聲散焉禮檀弓篇有子問於曾子曰

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

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

也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

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驕也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

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
 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
 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之言也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
 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知知之
 有子曰夫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棺非也斯以
 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生八魯冠將之荆蓋先之以此
 子夏又申之以丹有以知知不欲速貧也亦有富也為
 其足補此章之義乎嗚呼孔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
 行道也致美於相擲非為不朽也為廣孝也欲富而
 而閭且趨焉以求利於此而傳之謬者也○孔子在
 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此為民制孔子何○孔子在
 敢乎檀弓所載蓋聞之此而傳之謬者也○孔子在
 齊齊大旱春饑順成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
 對曰凶年力役不興○工土水馳道不脩人君驅馳車
 也治祈以幣玉不備禮祭也○不懸樂有鍾磬之懸祀以下

牲如常祭用大牢者降用少牢少牢者特牲特豕者
 馳道不除祭事不懸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又雜
 記凶年則乘駕馬祀以下牲穀梁子曰大侵之禮君
 食不兼味臺榭不塗施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
 鬼神禱而不祀是也王制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與此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孔子曰管仲鏹簋而朱
 纁鏹簋有鏹鏹之飾也纁冕之飾也纁為之自
 侯青大旅樹而反站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
 夫士縞之設山節藻稅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節柱
 以士縞之設山節藻稅頭斗拱藻水草稅梁上短柱
 在兩楹之間也賢大夫而難為上也賢舉大凡而稱之數其所為
 也
 者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記作人而豚肩不揜豆大夫祭

晏平仲祀其先祖

記作人

而豚肩不揜豆

大夫祭

不合用豚有在俎不在一狐裘三十年狐裘貴在輕
 豆曰不揜豆喻其極小新乃三十年
 而不可易其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即其所為則有不
 敝可知及分之事而難為
 在其君子下不僭上不使上也
 下者難為也
 上不僭下不使下也
 上上下下不偏下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
 梳君子以爲濫矣於晏平仲曰祀其先人豚有不揜豆斝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濫矣夫濫與隘固君子
 所弗由也韓非子管子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
 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賤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
 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歸禮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
 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論與此
 ○子游問喪之具送終孔子曰稱家之有亡

子游曰有亡惡烏乎齊齊者取中之義記孔子曰有

也則無過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苟亡矣斂手足形

還葬附于身者但取蓋形而懸棺而封以手懸

人豈有非之者哉備禮哉子思曰有其禮無其財

君子弗行也孟子曰無財不可以爲悅是也已故夫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

餘也哀其本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

足而敬有餘也敬其本也有其禮無其財則禮或有

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亦此意檀弓上篇子

路曰吾聞諸夫子云云此下爲會子弔於負夏云云

子子家言 卷之八
在子游問喪具前檀弓下篇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與此同

子夏問第四十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古書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阼立嗣

已蒞阼矣而曰未能則以周公相踐阼而治周公以

幼故未能行蒞阼之事也周公相踐阼而治冢宰揖

相助成王踐履抗世子法於伯禽抗舉行也伯欲令

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欲令知世成王有

過則撻伯禽抗世子法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子世

事君親長上之道也記此下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

治記仲尼曰云蓋又非一章上言相此言抗世子

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即世

者意不專爲伯禽而實欲王知之而興起焉故曰所

以善成王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無非欲王之成乎

也善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况于

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于讀若是故知爲人

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

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爲

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

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幼未

子為臣以事人者而蚤即尊位則不得教之以世子法矣故抗之於伯禽使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庶

由為人了為人臣以事人者而推之以為人君父而使人此所謂迂其身以善其君者也君之於

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

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今成王

知君道而兼天下而有之則誰以教之者此所以抗世子法於伯禽也行一物而三善

皆得者唯世子而已物猶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

齒於學序齒於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

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

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

然而眾知君臣之義矣記作眾者於其三曰此將君

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記無此然而

眾知長幼之節矣一物齒於孝也三善眾知父子之

臨乎我也齒讓以齒相讓也禮然禮當然也世子齒於孝則觀之者必眾其不知者問焉而知禮者告之

則知之者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君子與臣

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效之為父子焉學之為

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學之教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得而國治世子以君父故而執謙於人以諸二之青

矣乎此一物三善之唯世子然也成王幼年在尊位是法不可行矣周公慮其不知為人予者之不可為人父不知為人臣者之不可為人君不知為人者之不可使人故抗之於伯禽也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司業比章前所謂大樂正授數是也

世子之一有元良有書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已上德者也見記

文王世子此下庶子○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璣斂之正於公族者云云○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璣斂

璠與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嘗佩璠璣故其卒也桓子斯欲川之以斂贈以珠王禮當葬主人有贈孔子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

救焉拜下禮也歷級非禮曰送死者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出之其行惡不當正斂而復用君之

之也其意不又有在與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

害於死者安用之漢楊王孫將死令子裸葬祈侯止

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呂氏春秋魯季

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璠璣

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左傳定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符以璠璣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王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然則當時蓋已知是懷○子路與子羔仕於衛宰子羔衛士師之言矣

有崩躓之難魯哀十六年事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固

通幽賦注衛崩躓乱子羔滅眉髡髮衣婦人衣逃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問乎由也死矣

左傳哀十六年衛世子蒯聩自戚入于衛迫孔悝而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將入

遇子羔將出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去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

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

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悝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鯨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

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也孔既而衛使至曰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禮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外之內天子哭子路於中庭先儒謂有人弔者

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既死為衛人所醢

遂令覆醢聞使者之言而遂令家人覆醢

惟不忍食之又不忍見之也曹大家曰子路游學聖師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補益乎已上見記檀弓上此

公西赤問第四十一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而卒其葬也如之

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記註如陣戰無勇荒淫失行

也終身不仕以罪免也擯棄之如後死則葬之以仕

禮但表其曾仕而已無爵秩也仕一作士生則擯棄死則貶降記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以

士禮之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

塗車以泥為車芻靈東草象人以為死者之從徯自夏已有之明器之類也 然今人或有

偶謂之備人 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但取象人

形而已 為偶人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偶人有面目機發大似人

矣故惡其不仁殆幾也用人殺人以殉也孟子引夫子之言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之也

正此謂也記檀弓下篇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

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

不殆於用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奠逮及人乎哉

設也記作祭終日不足繼之以燭有彊力之容肅敬

之心皆倦怠矣強力記聘義所謂強有力也強力見乎外故以容言肅敬存乎中故以心

怠自中也 有司跛倚以臨祭倚倦怠之形見也 其為

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當

下階室事堂事有事於室於堂之執事也交戶戶內外當階上下也嚴陵方氏謂內外異位乃以

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是也陳氏

灝謂室事者正祭時事祭後殯尸于堂謂之堂事如

此則此日為遣奠有質明而始行事質正 晏朝而徹

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善之也方氏曰君子行禮罔不

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久而怠寧若速而敬禮以敬為主也孔子所以善之已上記禮器篇同

本始解第四十二

孔子家語卷之八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殷帝乙之元子紂庶入

為王卿士微國名圻內子爵啓食采於周公相成王

命微子為殷後與國于宋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

為宋公以奉湯弟號微仲啓卒弟思衍仲生宋公稽

稽生丁公申申生濬公熙一作煬公共熙熙生弗父何

何當嗣一作當而讓其弟厲公焉史記濬公子鮒祀

為厲公無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世為宋卿家語

何讓立事何熙公熙子然諸家引家語或作煬公共熙熙

哀公熙本多不同疑必有誤按史記載濬公名共熙熙

公名熙云濬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濬公子鮒祀

公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而不載弗父何為何人

之子及其所讓之實若何為熙子則鮒祀乃不共戴

天之人胡讓之云乎若為共子當嗣則熙之立不言

何讓而鮒祀之世為宋卿若其與鮒祀有父仇何決無

後家語曰世為宋卿若其與鮒祀有父仇何決無

當而鮒祀亦決無使在位理然則何必共之適也

乎讓之豈不猶季子事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

其後一作五以孔為氏焉親自弗父何至孔父嘉五世

生時賜姓也嘉一作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皋夷父

祈其子為防叔辟華氏之禍而奔魯在傳桓二年宋

之妻于路日逆而送之曰羨而豔二年春宋督攻孔

氏殺孔父而取其妻杜預注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

宋督所殺其子奔魯與此異此云防叔始奔魯則去

華氏之禍三世矣於事不通當從杜但不知杜有何

卷之八

據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魯紇為

邑大夫魯縣東南莒城是莒于卧切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

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

子無適是無子也乃求昏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微

在顏父問三女曰嗶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先聖之

裔也謂成湯後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

也按左傳襄十年偃陽之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

門焉縣門發鄰人統扶之以出門者即此一事紇之

倫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

女莫對微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

矣遂以妻之拜上史記索隱引家語禱於尼丘之山

魯東生孔子史記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

山名生孔子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

生按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比史後一年穀梁傳年日同公羊而謂冬十月則又

注左傳主馬遷服虔注經皆以孔子生二十一年杜預

證其誤自是說年與月與日者益不齊宋景濂有

載于後王子年拾遺記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

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顏氏異之

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廣記先

聖誕顏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

精也頌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

子故降以和樂之音夫玉書天樂事不經見怪異不

可信雖然麒麟之生異於大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

非人之生先見之兆必有

孔子生而首上圩

圩音頁圩

丁頂

音頁圩

言頂上窾也故孔子頂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
 中低而四旁高也廣記先聖生有異質九四十九表
 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日海口龍額斗唇昌頰均頤
 輔喉駢齒龍形龜背虎掌胛脇脩肱參膺圩頂山臍
 林背翼臂注頭阜峽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上
 趨下末倮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
 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時坐如龍導手握天文足
 履度字望之如什就之如非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
 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春
 按先聖四十九表采於長弘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
 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遷輩之所述者蓋
 云備矣然綿書會載腰應矩舌理上重及鈞文在手
 等處又弗及焉是其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欽漢文翁
 圖先聖遺像今不獲見而天下學宮石刻唐道子筆
 鬚鬣甚盛質諸前所云蓋未嘗及鬚鬣也遺像其可徵歟
 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

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魯東孔子少孤不知其

墓史記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注者謂顏氏葬

墓處故不告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衢在闕里人之

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讀若也蓋殯也殯注禮無

今乃在衢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見柩行於

路皆以為葬然以引觀之殯引飾棺以輔葬引飾棺

以抑翼此則殯問於聊曼父之母史作聊人輓父之

引耳亦曲說然後往得合葬於防自孔子少孤至此見記檀弓上

而紀年二十四歲要之非孺年矣豈有孔子既長

不知一求父墓所在及母之死而乃暴棺衢路以埃

人告之理邪萬一無復知而告者客喪之辱何所歸

和記此篇載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

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

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兩甚至孔子曰焉

子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法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是時孔子則既有門人而從事矣曾無與訪防墓者邪防墓之崩春亦竊嘗疑之聖人之送其親所以致謹於體魄之藏而為久遠之慮宜無所不至豈有始葬才封而遇雨遽崩者邪孔子之法然而云也其將自痛自罪乎其將罪門人乎人情於此有不但已者墓崩其如何勿脩古不脩墓之云以古人送終凡百甚不苟也其為墓必完以堅無復事脩焉且豈有孔子終親之禮而不季氏饗能堅完其墓者邪是故亦疑之今附注於此季氏饗士季平孔子之母喪既繞而見不非之也史記孔子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索隱引家語云云或云嘗季之意春亦疑無此事若史記要經見絀之言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又因是而緣飾之誣益甚矣

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娶之魯昭公名使人遺之

鯉魚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

先孔子卒哀十一年伯魚卒○孟僖子病將死昭二

年仲孫 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

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四聖人之後也而滅於

宋其祖弗父何孔子十世祖以有宋而授厲公說見及正

考父何之曾孫孔子六世祖佐戴武宣史記宋戴公子武公名司空武公子宣公名力

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共與故其鼎銘云考父廟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僂偃俯隨位高下而

則身益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循墻莫侮謂雖謙卑

下也

亦見敬謂之墻者指入公門在朝言也史記作亦莫敢余侮 饋於是鬻於是以餽

余口饋鬻之薄者為飲粥饋之厚者為食於是於鼎

益下謂別帛相黏為餽帛之餽言已位高 其共也如

是吾聞臧孫紇魯大夫 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

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明德者指考父言當時之得位

今其將在孔立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論與何忌皆僖子之子夫子指使事之而學禮焉以

定其位知禮則 故孟懿子何與南宮敬叔 說為南宮

師事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

曰君子是則是做孟懿子 孟僖子可則做已矣左傳

記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

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

往季禮焉按左傳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

相禮乃講季之苟能禮者從之是時孔子年十七僖

子之講季能禮者之從之無與孔子事及其將死也

以其臨終之言載是年者終言之爾春秋昭二十四

年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纘卒其召其大夫言之之

為年少知禮以求合 ○齊太史子輿子輿未考疑即

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

漢藝文志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

之制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威去其

籍孔子之時 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 漢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

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於

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陳

干七十餘君適齊友魯究觀古今之篇籍廼稱曰大

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

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從周 剛詩書 剛摘削也 史記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

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為風為雅為頌始三百五

篇據今詩及亡者三百一十篇而云三百五篇者缺

其所亡以見在為數也 孔安國尚書序孔子討論墳

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繁亂剪截浮辭率其

宏綱撮其扼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凡百篇據今書并序凡五十九篇餘並亡 定禮

史記孔子追迹三代之禮勸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 理樂論語吾自衛反

徵之矣今禮多散亡 禮樂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

頌各得其所以 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

合部武推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

記亡 藝今樂 制作春秋 自見於後世哉乃因魯史作春

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月據魯親周約

其文辭而指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

辭公羊疏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

符考異 邴說 題辭 具有 其文 周史 而言 實書 實者 保

也 以其 可世 傳保 以為 戒也 今經 止有 五十 餘國

通我 夷俗 者取 之餘 皆棄 而不 錄而 魯獨 言內 者託

可以 戒俗 者取 之餘 皆棄 而不 錄而 魯獨 言內 者託

也 法於 魯讚 易道 易卦 伏義 所作 及乎 三代 是為 三

卦辭周公作爻辭曰周易孔子為彖傳象傳繫辭文
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史記孔子晚而喜易讀
之常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
彬彬矣

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

人脩脯也十脰為束謂以充贄也論語自行束脩
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者天將與素王乎與當作與素王有德無位之
稱出處見前注夫何

其盛也

終記解第四十三

孔子蚤早作負手曳杖反手卻後逍遙於庭

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喆人其萎乎喆同

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

安仰詩高山仰止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拈人為衆人所仰仗而效放也夫

將安放所仗尤拈人為衆人所仰仗而效放也夫

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嘆曰賜汝來何遲也予

疇昔之夜疇昔語辭昔之夜昨暮也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奠薦也

柱也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

則猶在阼也主所由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

夾之也賓主相夾之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尤賓之也所

由之地也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東西階則猶以為
主以為賓故曰左兩楹則是賓與主夾之故曰與
而立也即殷人也以殷人而夢坐奠兩楹之間非夫

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徵之夢

於世道然也此聖蓋寢疾七日而終七日天之道也

人之知天命也終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往候果有血書云

趣作法孔子沒周姬亡彗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

散孔子滅子貢以告孔子趣往觀之化為赤烏飛去

其言甚誕蓋亦好事者為之也已上記檀弓上篇同

史記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道遙於門曰賜

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

指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

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莫

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時年七十三矣左傳哀十六

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丑孔子卒史記載同公羊穀梁傳載孔子生左傳載

孔子卒左傳不具壽數而史記稱七十三與此載同

據公羊穀梁生年則孔子當七十四史記載孔子生

比公羊穀梁後一年故每少一歲也宋學士景濂曰

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

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

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無徵乎爾孔子

所生之年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考之

二十一年巳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
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巳酉為
巳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洪興祖謂周之十月
即夏之八月者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也殷
嘗建丑矣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秦嘗建亥矣史曰
元年冬十月率前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
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過載子丑二月於前歲之
終耳月固不之改也不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
而不成歲矣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節後即為
十一月者亦非也世之是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

孔子家語

卷之六

十七

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巳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
 云吾儒乃有足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
 也左傳載孔子卒馬遷尊之諸儒又尊之孔子所卒
 之年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歲是歲四月戊申
 朔有乙丑而無巳丑巳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巳與
 乙又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
 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巳丑
 為戊戌者亦非也日壬戌歲上邈巳酉孔子之年乃
 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
 經七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徒愈於史乎
 而王應麟致疑於是○哀公誄孔子曰周禮卿大夫
 謂今不可考者過矣○哀公誄孔子曰之喪讀誄諱
 哀辭昊天不弔昊天不弔仁覆憫下謂之不憇遺一老憇強也
 也昊天不弔昊天不弔吳天弔卹也不憇遺一老又且也
 一老謂孔子伴弔余一人以在位屏輔煢煢余在疚煢七
 怙意疚病也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言我無以為法也記
 禮也

立曰天不遺耆老莫相子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

子之言曰禮夫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
 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天子

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君兩失之哀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

越果不沒於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葬焉記作為唇以蔬

米三具蔬米粳也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

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綦雜桐棺四寸栢槨

五寸飾桐一作廡一作置髮設披周也披極行夾設

崇殷也崇牙旌綢綢練以盛旌旗之練設旒夏也竿葬乘車所建也

旌旗之疏繚緇布廣充幅長尋曰兼用三王之禮所
旒置妻設披至此記檀弓上篇同兼用三王之禮所
以尊師且備古也孔子葬於魯城北泗水上弟子皆

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記檀弓上篇孔子之

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
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所謂心喪也訣別也

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墓凡六年然後

去孟子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

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
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與此同孟子云子貢獨居三年而此云六年是通心喪三年言之也

自後群弟子及魯人往從墓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

焉史記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

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書皇覽曰孔子
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
高一丈三尺冢前以甃甃為祠壇方六尺與也平本
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
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各持其方樹來種
之其樹柞粉維離女真五味甃檀之樹孔子營中不
生荆棘及刺人草敢附書之今冢前所有壇石及夾
道石柱石獸石翁仲之類後世所增者不在悉也

七十二弟子解第四十四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

三十二而死王肅謂此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按其年

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而論語曰顏

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柩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
事之辭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為孔子

此言孔叢子同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論語回也其心三月不違

仁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論語孝哉閔子騫人不耕魯人字伯

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矣夫論語伯牛有疾子問之自

痛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淮南子伯牛為厲先儒從之或謂夫癩者未遽死其死

卒則穢惡滿體而其手不可執矣癩之說非是并

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

之父不肖不象賢也史記仲弓父賤人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可使

南面德足以長人任諸侯之治也宰予魯人字子我

有口才史記利以言語著名端木賜衛人左傳稱字

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左傳仲尼曰賜

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井求字子有仲弓之族少孔子二十

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論語子曰求也藝又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

賦也仲由卞人卞魯邑尸子曰字子路一字少孔子九

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論語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者其由也言偃魯人史記作吳人今字子游少孔子四

十五歲以文學著名史記孔子以子游為習學於文

卜商今何內字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

溫縣舊屬衛

字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

字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

字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

字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

字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

字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

名史記孔子既歿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已

著名之云亦本德行言語顓孫師陳人鄭玄曰陽城

縣屬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有容貌論語師也辟又

也張資質寬重與於何人所不容曾參南武城人武城

當時有兩武城故曰南也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孔

子因之以作孝經曾氏實得澹臺滅明好澹武城人

字子羽少孔子二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公正無私論

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高柴齊人齊敬仲高

也鄭玄曰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為人篤學而有法

史記子羔長不盈七尺孔子以為愚必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三十

歲史記作四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傳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

大尉鍾繇等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

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

任德感義與夫道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趨者也任察

畏罪與夫道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然則三子

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樊須魯人鄭玄曰字子

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弱仕於季氏弱甲屈意不然其

未聞有若魯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三歲為人疆識音好

古道史記孔子既歿弟子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

持兩具已而果兩弟子問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以有子之疆識好古道又在聖人之門而不免有所不知也後世學者所知曾幾何而好為人師吾見其數窘於問矣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

賓客之儀閑習熟也論語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赤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為小相焉子曰赤也原憲宋人鄭玄曰字子思少

孔子三十六歲清靜有守貧而樂道莊子原憲居魯

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獨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緝而表素軒車不

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媿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已仁義之隱與馬之飾憲不忍為公冶長一作魯

也此其清靜守節貧而樂道之實也

人史記作字子長范審曰為人能忍耻孔子以女妻

之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夫子之取長取其無罪也非為其

言豈惟不知長亦不知夫子之中事而創為能忍耻之言南

宮縉一名括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魯人字子容以

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誇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論語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公皙克克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之兄名孟皮

記作齊人字季沉一作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貴之

史記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

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曾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

點點史記曾參父字子皙禮教不行欲脩之武子之

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若孔子善之未聞孔子善論是乎敗禮甚矣何脩之有

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曾皙言志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浴當作沿謂沿乎沂水之濱也風乘

風也春時風和可乘顏繇音遙史記顏回父字季路也此引之意不相蒙顏繇作顏無繇

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焉史記父子嘗各

異時事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好易孔

子之傳之志焉孔子之傳易於瞿瞿之志也史記孔

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

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

夫易之傳有自來矣或謂秦焚書時以易為卜筮家

獨存者漆雕開蔡人鄭玄曰字子若一字開習尚書不

未然也樂仕論語子使漆雕開仕對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

而有勇史記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

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

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

闕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秦商魯人字不慈

子一

子一

子一

鄭玄曰楚人字子不春按不慈當作不炫左傳孟氏之臣秦董父嘗輦重如緇陽之役及歸獻子以為右生秦不效事仲尼則顏刻一作顏高魯人字子驕左傳定此人也作魯人為是顏刻一作顏高魯人字子驕左傳定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立子鉏擊之與一俱斃脛且射子鉏中頰殪註顏高魯有力人豈即此顏刻與史記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人此由司馬黎耕一無宋人字彼缺也字子驕者此人是也司馬黎耕一無宋人字子牛為人性躁好言語曰仁者其言也訥見兄桓

魁宋司馬向魁也出桓公故曰桓魁行惡牛常憂之論語司馬牛問仁子曰我獨我獨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史記作巫馬施字少孔子

三十歲梁鱣鱣一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琴

年一名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并儒史記魯人字子

魚一字少孔子五十歲子魯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

十六歲伯庚魯人字子楷一作折少孔子五十歲公孫

龍衛人鄭玄曰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曹卹蔡人

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

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孟懿子之子

見而訪之秦祖秦人字子南史記奚容箴魯人字子

替公祖句茲魯人字子之廉絜衛人字子庸公西與

子一

子一

子一

如一作魯人字子之上一作罕父黑魯人字子黑一作素一作公

西蒧魯人字子尚一作穰駟亦秦人字子從當作疇

季魯人字子產薛邦魯人字子從一作徒一作后處一作齊

人字里之一作縣音曾魯人字子象左郢史記魯

人字子行狄黑衛人字替之一作商澤魯人字子季

任不齊楚人字子選榮祈一作魯人字子祺顏噲魯

人字子聲原亢一作魯人字子籍公有史記魯人

字子仲一作秦恭魯人字子之漆雕從史記魯

人字子文一作燕級秦人字子思公夏守一作首

魯人字子乘句并疆衛人字子界步叔乘齊人字子

車石子蜀史記成紀人秦地字子明邽史記魯

人字子飲史記施之常魯人字子恒申績魯人字子

周史記樂欣史記魯人字子聲顏之僕魯人字

子叔孔弗史記子史記字子蔑漆雕侈史記魯人

魯人字子斂縣成魯人字子橫史記顏相一作魯人

字子襄右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史記仲尼弟

回至公孫龍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三十五
人而公伯察子周與焉其無年不見書傳冉季至公
西箴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
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小司馬謂家語數

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間姓名亦復差異史
 記顏何字拊索隱引家語字稱以證之則其時必有
 據而今本無之蘇氏古史弁仁山金氏謂秦冉顏何
 不載於家語是就今本言之耳索隱又云文翁圖有
 蓬伯王林放申棧申堂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
 謂張與堂也春任職方即中時會正德改元會奏為
 鑿正祀典事內一件一考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
 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
 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
 祀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七十有七人司馬貞索隱
 曰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
 語不載而亦有琴牢陳亢懸甕當此三人之數然今
 世傳家語不載薛邦申績又史記所無者杜佑通
 典華開元則典自史記上十七人外又有蓬瑗林放
 陳六中琴牢琴張六人示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
 除夫琴牢餘並因之懸甕今家語作懸甕字子象禮
 記檀弓篇懸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語薛

字子從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
 邦即國也續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
 之訛耳論語釋文申棧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
 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績字周今史記以棠
 黨無申棠之欲是以棧為棠也史記索隱謂文翁
 有申棧今圖有黨無棧是以黨為棧也唐宋加封
 黨申棧俱列從祀一人而為二人薛邦之為鄭國
 氏猶頗相遠二中簡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復
 祀焉不已清乎國之大事在祀孔廟從祀祀事之
 不著又况其親炙之人而可瀆之欲乞今日補贈憲
 晉號列諸從祀而削除所重祀者著于令式以改
 正數百年之缺繆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
 子蓬伯王孔子之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宋儒嘗辨
 其姦謂不當祀而重祀之失則不容一日而不正者
 子復有前失哉事下禮部因別條典禮重大俱未
 覆今摘附于此我輩當必有為斟酌考究而繼陳

卷之八

十一

事必有
遂也

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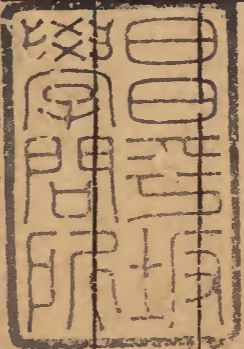
十七

孔子家語卷之八終

新刊孔子家語注跋

吾夫子遺言自六經論語孝經外惟家語為近家語
雜於漢儒之手故先儒以為未純夫先秦兩漢去古
未遠其傳流要有所自殆亦未可棄也燕泉先生嘗
註家語又採秦漢間稱述吾夫子之言為家語外集
其取於聖人者博矣注援引百氏討論異同固致慎
釋意也舊王肅注已失傳先生之注其殆不可少哉
所謂外集者亦蓋遂併出之是本先生自滇寄至因
托建寧郡伯張侯公瑞梓衍書坊而題其後

正德辛巳良月望日後學莆陽黃華謹識



後跋



